

多元论下的本真性理想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思想研究

马庆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多元论下的本真性理想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思想研究

马庆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论下的本真性理想:查尔斯·泰勒现代性思想
研究/马庆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827-2

I. ①多… II. ①马… III. ①泰勒, C. —哲学思想—
研究 IV. ①B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8496 号



多元论下的本真性理想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思想研究

著 者: 马 庆

责任编辑: 董汉玲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827-2/B·110

定价: 3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说幸运,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制造出无数的物质财富,高速公路、移动通信、航天飞机,人类的生活从未如此便捷;说不幸,是因为在这个丰裕社会里,却依旧有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在这个宗教式微的时代,却出现过全民造神运动;在这个文明时代,却爆发了两次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个时代,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如果要理解这个时代,要理解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历史,正是过去数百年的发展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与以往的历史相比,最近 500 年的世界无疑更具特殊性。在这一时期,民族国家逐渐出现,商品经济席卷全球,整个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就是所谓的“现代”。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概括道:“我们用‘现代’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导向某些独特性或社会特征出现的单一过程……现代社会的特征或特性有:(1)在明确地域边界内运作的政治权力的世俗形式,以及政体和合法性权威概念,这些是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复杂结构的特征。(2)基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上的货币交换经济,广泛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3)带有固定社会层级系统和交错的忠诚特征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的动态的社会分工和性别的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呈现出新的阶级形态的特征,男女之间独特的父权制关系。(4)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微,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展现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的、理性的和工具

性的冲动。”^①

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现代社会呈现出与以往社会迥然不同的性质,我们称之为“现代性”。不过,现代性绝非单指民族国家、商品经济这些外在因素,它还涉及更多内在的、精神方面的因素。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话来说:“……什么是现代性?答案不只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合理化(韦伯),功能性区分(帕森斯、卢曼),也是政治自由、民权和市民社会的动力学。这一答案的要点在于,道德和正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决不是外在局部的变量,而是相反。……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被合法允准的个人主义所取代。”^②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话更为直接:“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当作是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反思世界的秩序,人类生存地的秩序,人类自身的秩序,以及前面三方面的关联之秩序;现代性是一桩思的事情,是关切的事情,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一种在假如它终止或仅仅衰落了的情况下对所留下的虚空所产生的隐忧。”^③因此,我们可以区分现代性的两个层面:它既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这是发生在物质层面上的过程,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逐步现代化(我们一般把这个过程称为现代化)。现代化的过程完成后,形成了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的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同时,现代性还包含了在现代化历史过程中所展示的某些精神气质(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狭义的“现代性”),诸如创新的时间意识、进步观念、唯科学主义等。^④本书重点讨论的就是这种狭义的现代性。

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在现代来临之前,人们的思维总是遵循习俗与传统所规定的模式。比如,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不同版本的传说,显示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存在着一种黄金时代,而且这种黄金时代是自古以来所有人的理想(在中国人这里,是所谓的“三皇五帝”时期)。同时,习俗与传统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神圣的存

①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6.

②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Press, 1999, p.10.

③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5, p.10.

④ 汪民安:《现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6 页。

在作为其依据,比如中国人的“道”、西方人的“神”或“上帝”。古代的思想家也往往依据这种超越于人世的存在(being)或实在(reality)来思考问题,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以及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与自然”等。我们可以把前现代的思想主题归纳为以下几点:(1)以全面综合的方式解释事物,试图无所不包,将所有实在和全部历史都纳为自身的阐释对象。(2)实在具有理性特征。历史,不管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总是朝着某个目标前进,遵循某种可被人辨知的模式,因此有可能对实在进行某种合理解释。人类有可能理解实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管这种认识是来自个人的发现,还是来自对一位神圣存在的特殊启示的领悟和接受。(3)肉眼可见的世界并不是实在的全部。在自然背后还有真实且重要的实体。实际上,这些实体,不管是否具有人格,都被认为对可见世界中所发生的事具有强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4)人类要获得幸福与满足,就必须适当调整自己,以顺应那些无形的实在。因为这些无形的实在是意义之源,或者说生命之源,所以必须理解和遵从它们。因此,人类存在要得以完满,就必须要有信仰的支撑。(5)我们所理解的时间,并不是实在的全部。生命还有一个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向度。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说,它是生命最重要的方面。(6)永恒不变的事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物的存在,那么经验的流失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①

现代的精神气质与古代全然不同。如果说前现代的精神是一种“永恒的神圣秩序”,那么现代性的精神则是一种“无畏的积极批判”。这种批判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的精神就是敢于认知,敢于将批判性的认知不断地运用到各种权威和偶像身上。这种精神经过笛卡儿的“怀疑”、牛顿的“科学”、洛克的“知识”,最终在康德的“三大批判”那里达到顶峰。我们同样可以把现代性的思想主题总结为以下几点:(1)知识是可以被无限探索的,而且知识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福祉。知识可以为人类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正因为这种对知识的信任,人们坚信人类社会必然是逐渐进步的。(2)客观性不仅是好的,也是可能的。人们相信一切个人的特殊因素都可以从认知过程中除去,从而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普遍有效的结论。(3)基

^① 米勒德·J·艾利克森:《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叶丽贤、苏欲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基础主义是知识的模式。一切信念,只要是推导自某些稳固基点或者基本信念,就可以认为是对的。(4)个体是认知过程的典型主体。每个人都可以亲自对某一真理进行估量与怀疑,即便这是所有人相信的真理。(5)实在(reality)的结构具有理性,它遵循某种有序的模式。外部世界的逻辑结构,也同样可以在人的知性中找到,正因为如此,人类才有能力认识和建构世界,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秩序或模式,本来就存在于世界上,而不是源自某个超验之源。^①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人类取代了传统的自然秩序,成为所有价值和意义的最终依据。人不单是理性与真理的认知主体,而且人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存在。在经济上,人类依靠理性知识来创造物质财富、造福自身;在政治上,任何政治制度和社会建制都必须以保障人的价值为其目的。

对现代性这种精神气质本身的研究是从黑格尔,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那里开始的。这不单是因为是黑格尔第一个明确说出现代是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不难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②也不仅是因为在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这些历史事件中,黑格尔发现了现代性所依据的是“主体性原则”,这包括以“自由”和“反思”为核心的个人主义、批判的权利、行动的自由以及用哲学把握自己意识的理念。现代性正是一种依据主体性原则来为自己确立规范,获得自我确证的时代。^③现代性是伴随着理性的展开,直奔未来的时代,它不需要借助过去时代的任何形而上学的前提,可以说,现代性是一出“不需要前提的宏大叙事”^④。不过以上这些思考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对现代性自身的反思,黑格尔之所以被推崇为现代性研究的鼻祖,主要还在于,黑格尔察觉到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能否经得住反思。哈贝马斯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黑格尔不是第一个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⑤。换

① 米勒德·J·艾利克森:《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叶丽贤、苏欲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② 黑格尔:《黑格尔全集》(第三卷),第18页,转引自[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③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④ Agens Heller,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19.

⑤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言之,黑格尔之所以重要,在于他首先对理性这一现代性自身的原则进行了反思。黑格尔指出,理性通过反思,否定了以前那些未经批判的观念。理性通过这种否定性的力量取得了主体地位、获得了普遍性,但这样的理性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最终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同语反复。启蒙时代以来所高举的理性能否摆脱其空洞自我界定,能否避免其分裂,能否为人类主体赋予具体内容,这就是黑格尔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知道,黑格尔最后是以所谓的绝对精神来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面对黑格尔的答案,后续的现代性研究者并不满意,他们纷纷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哈贝马斯把这些回答分为三类:黑格尔左派、黑格尔右派以及尼采。^①黑格尔左派代表人物是卡尔·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不单思考现代性背后的哲学内涵,同时也研究现代性的其他层面。对马克思来说,当时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是他现代性研究的主要阶段。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同样认为现代是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时代。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一切固定的东西就烟消云散了”,就是在说资本主义破坏了前现代社会中所固有的一切忠诚与信仰。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也对现代性发展中技术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现代性研究可以被总结为8个议题:(1)现代社会是动态的、以未来为指向的社会:其主要特征是不断地扩张与工业化。相比起来,所有的前现代社会都是静态的、以传统为指向的。对于这一点,身为国人的我们有着更深的体会,因为距离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尚不足一百年的时间。数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时代一直是“三皇五帝”,它也是所有社会好坏与否的批判标准。而现代社会却不会在意过去时代,它的任务只有一个——发展。(2)现代社会是合理化的(rationalized)^②。在资本主义时代,效率第一。对效率来说,任何价值问题都不再是问题,或者说不再是严肃的问题,效率唯一关注的是追求结果的最大化。马克思虽然赞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

①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② Reason与rationality的翻译在中文学界一直都无定论。两个词经常被翻译成理性。当两个词要做出区分时,最通常的做法是把reason翻译成理性,rationality翻译成合理性。不过,将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翻译成工具理性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如果再把其翻译成工具合理性,反而令人很不习惯,所以本文把reason翻译成理性,rationality翻译成合理性,将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翻译成工具理性。由于本书所采取的引文对这两个词的译法各不一样,本书在引用时,统一将译名做了改动。

造了比过去数千年还要多的物质财富”，但他也敏锐地指出不应该把生产领域的理性扩展到其他领域。而这种批判现代社会生产理性扩张的思路，也成为日后现代性研究的一条主线。(3) 现代社会是功能化的(functionalist)。社会阶级的划分不再像以前那样按照出身和血统，而是按照经济的需要，分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样的社会分层也是为了满足资本和劳动力的相互需要，从而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4) 科学而非宗教成为知识积累的基础。从产业革命来看，各种技术进步都是依靠自牛顿以来所建立的科学体系完成的。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知识层面上，科学已经树立了自己的权威。(5) 传统习俗和传统美德的消亡，而其他一些美德和规范却越来越普遍化。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旧有的社会纽带大多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那些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和规则，如个人自由等。(6) 艺术创造遭到腐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一方面使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从而提升了艺术创造力；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又造成了人的异化、束缚了人的创造力。(7) 存在不同的“对(right)”与“真(true)”的观念。由于社会上存在不同的阶级，所以在不同的阶级那里，“对”与“真”也就不一样。一件事情对于某一个阶级是“对”的或“真”的，但对于另一个阶级来说，则未必就是“对”的或“真”的。(8) 人类存在的偶然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存在、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会按照某种神圣秩序、出身和血统来决定，人们可以自由流动，随自己的意愿加入或推出各种组织和群体，个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了过去时代的种种确定性。^①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之后，面对黑格尔所提出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通过批判与革命，劳动者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带来的异化，也就是说，如果要经得住考察，理性就必须跳出思想领域，贯彻到实践层面，这样理性才可以解决自身的空洞性，现代性才可以继续发展。^②

黑格尔右派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众所周知，韦伯的论断是，现代性是合理化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的除魅”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预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

① Agens Heller,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p.31—33.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

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除魅。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取而代之，是技术性的方法与计算。这就是合理化这回事的主要意义”。^①在文化层面上，合理化的结果是科学成为人们思想的主宰，成为社会的决定力量。在社会层面上，合理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计算化以及国家的官僚制。在冷静地阐述了世界的合理化以后，面对黑格尔的问题，韦伯没有前面两位思想家的乐观和雄心。他扪心自问：在这个除魅的世界里，意义与价值将如何自处？在这个合理化的时代，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周围的世界究竟有没有意义？韦伯相信，只要我们正视自己，这些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客观宇宙秩序崩溃后的现代社会，在这个“诸神之争”的世界中，上述问题并没有标准的、唯一的答案，个人只能自我抉择。从韦伯这里我们看到黑格尔右派实际上是把理性看成为一种工具理性，他们承认理性在科学和生产上的决定力量，但否定理性在伦理、宗教和艺术上的作用。面对现代经济中工具理性的咄咄逼人之势，他们大多是保守而悲观的，他们没有寄望于一种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或马克思式的阶级革命。对他们来说，现代性既为我们带来了理知，又把人们抛向一种无神的意义困境之中，但现代性早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悲喜交加。

虽然黑格尔左右两派的观点很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怀疑现代性所取得的成就，他们相信理性可以获得个人自由。尼采却与他们截然不同。尼采彻底地批判了理性，转而诉诸权力意志。在尼采眼中，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不是别的，就是权力，是十分隐蔽的权力意志，而且是一种权力意志的扭曲反应。^②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被后现代主义进一步发扬光大。后现代主义者从各个方面批判现代性的思想内涵。首先，他们批判启蒙精神。他们认为启蒙所推崇的理性其实也是一种神话，而且理性是与一种压迫性、集权性的生活方式和种族中心论的文化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启蒙所宣扬的主体性，其实是一种虚构。人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应该是世界系统中的一部分。其次，他们批判“元叙事”，也就是批判现代性的合法性。他们认为现代性的合法性是启蒙所制造出来的话语赋予的，而这些话语本

① 韦伯：《韦伯作品集 I：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8 页。

②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5 页。

身又是由所谓的理性、主体性这些理念为基础的。随着理性、主体性遭到质疑,现代性的合法性当然也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后,他们批判西方传统的知识论,尤其是真理观。他们认为西方传统的真理观把普遍、不变作为真理的标准,其实是一种先验的理性主义,实质上是柏拉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认为“真”应该是有歧义的,应该是解释的产物。^①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力求全面清算现代性,宣扬现代性的终结,阐明当前乃是一种现代性之后的时期。

后现代主义这种激进的态度也引起其他学者的反驳,他们或者指责后现代主义误解现代性,或者强调现代性虽有某些误区,但后现代主义那种以偏概全的倾向却更不可取。在这些争论中,最著名的就是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理论通过强调现代性的消极性、否定性方面,从而全盘否定现代性,这是错误的。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虽然有着阴暗面,如自由竞争带来的失业危机、工具理性的扩张等,但现代性更有其杰出贡献,比如个人自由、民主制度、丰富的物质财富等,所以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现代性,一方面看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现代性包含的积极内涵。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并未完成,它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应该通过克服现代性的缺陷来进一步地推动现代性。^②哈贝马斯的论断颇具代表性,不少学者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某些批评,但他们并不赞成全面摒弃现代性,而更多的是把后现代看成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后现代性并不是现代性之后的一个阶段,也不是对现代性的修正——它就是现代性。更准确地说,后现代的观点最好被看成是现代性自身的一种自我反思。”^③不过,虽然后现代主义者推翻现代性的努力没有成功,但他们批判现代性缺陷的方法却启发了不少人,并将现代性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局面。

概言之,上述各种现代性理论所讨论的议题大致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描述意义上的、诊断意义上的以及认识论意义上的。^④从描述意义上说,上述理论都肯定了现代与古代存在鲜明的差异,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以某种形式的自由和理性为标志。这种现代自由往往被人们称为“主体的(subjec-

①②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5、25页。

③ Agens Heller, *A Theory of Modernit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p.4.

④ Nicholas H. Smith, *Charles Taylor: Meaning, Moral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202.

tive)”或“消极的(negative)”自由;这种现代理性有时也被称为“主体的”或“形式的(formal)”理性,但最经常的还是被人称为“工具(instrumental)”理性。从诊断意义上说,很多现代性理论都指出现代世界中工具理性的蔓延造成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工具理性导致了压抑、异化等社会病症。在现代性研究之初,马克思与韦伯就已经谈到了工具理性的危险,比如马克思著名的“异化”,韦伯的“意义”探寻。到了20世纪中叶,将马克思与韦伯相结合的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阐明了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破坏,比如它导致了人类生活的解构,遮蔽了人类认识自身的真正潜力与幸福等。到了20世纪晚期,现代性的研究者们又从不同角度指出工具理性的弊端。在哈贝马斯那里,工具理性的首要危害则是它威胁到了主体之间的交往;在麦金泰尔那里,工具理性让人们无从认识真正的美德。从认识论意义上说,焦点集中在黑格尔所提出的问题上,即启蒙时代以来所高举的理性能否摆脱其空洞自我界定,能否避免其分裂,能否为人类主体赋予具体内容。到了今天,大家不得不承认,启蒙时代以来那种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主体自由和工具理性的企图终究还是失败了。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现代性理论那里,这种承认是在不同程度上的,有的理论是彻底承认现代性是一种失败,有的理论则认为现代性虽然目前尚未成功,但还可以在现代性内部继续努力,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承认失败,不同立场的现代性理论对此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有些理论就此认为道德已经丧失了普遍的正当性,并进而完全否定现代性以来的所有成就,从而走上了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典型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有些理论认为必须为道德寻求另一个普遍性的基础,其中最著名的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主张把道德的普遍性建立在一种不同于工具理性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名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论战实际上也是这种不同反应的表现。

泰勒的现代性诊断

在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论战正酣之际,一位加拿大学者的声音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他就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一位被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称为当今最重要的十数位哲学家之一的学者。与其他论述现代性的学者相比,泰勒的研究路径有其独到之处。大多数研究现

代性的学者或专注于社会历史事件的整理,或执著于精细的哲学论证,很少有人像泰勒一样从思想史的脉络梳理入手研究现代性(在这一点上,泰勒的研究路径可以说深受其导师伯林的影响,不过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偏重于移情,而泰勒的思想史研究中哲学意味更重)。泰勒出身于牛津大学,早年的研究领域属于当时盛行的语言哲学与行动理论,后来逐渐涵盖德国古典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诸多方面,并一度以德国哲学专家的身份享誉学术界,直到近十多年,才有直接论述现代性的著作问世。仔细研读泰勒不同时期的论著,我们会发现他始终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①

像许多研究者一样,泰勒对现代性的研究也是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开始的。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反思当时颇为盛行的行为理论。通过分析行为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泰勒发现行为理论其实代表了现代性以来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路径,用泰勒的话来说,行为理论的错误在于它充分展示了现代性以来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思路,其特点是以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标准来理解人、理解人文科学。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类生活的意义最终只是主体的虚构,因为这些意义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解释和评价。自然主义会把所有的意义都化约为无意义,这典型地体现在那种自诩为科学的现代心理学身上。心理学用“刺激—反应”理论来理解人,这明显是套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自然主义还体现在现代性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在道德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政治哲学上的原子主义等。泰勒同时指出,自然主义思路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以一种工具理性的或者分离式(disengaged)理性的态度来思考所有问题,因此,要扭转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还得跳出社会科学本身的藩篱,从启蒙以来工具理性的泛滥入手。

至于上文所说的现代性理论的三个议题,泰勒对描述意义上的现代性研究兴趣不大,即使他的著作中有不少对16世纪以来欧美各国社会、文化状况的精彩段落,但这些描述不是为了展示现代性的风貌,而是为了更好地论述现代性的思想演变之过程和脉络。泰勒现代性研究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后两个议题,特别是第二个议题上。可以说,泰勒一生工作的核心就是通过指出现代性发展中的错误倾向,从而纠正自然主义的弥漫,最终把现代性转

^① James Tully, ed., *Philosophy in an age of plu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xiii.

向一种健康的方向。这个诊断性议题与认识论上的议题是不可分的,对现代性的诊断不单要阐明现代性的病症,更要找出现代性的病因。对泰勒来说,现代性的病因在于现代性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论上,这种认识论不单有哲学上的根源,更有道德上的根源。要理解泰勒的现代性研究,我们可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现代性研究的后两个议题上。

如果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泰勒对现代性的基本论断,我们可以从他 1991 年出版的《现代性之隐忧》(又名《本真性的伦理学》)开始。^①该书篇幅不大,而且本为泰勒在多伦多大学讲座之讲稿,比较直接清楚地表达了泰勒的观点。

泰勒开篇就阐述了现代性的矛盾之处:我们的文明在发展,但人们却不时觉得我们处在一种失败与衰败之中。各种媒体中充斥着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忧虑,比如崇高的目标的消失之类。泰勒把这些忧虑总结为三个主题:第一个担心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第二个涉及在猖獗的工具理性面前,各种目的的晦暗;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这些就构成了现代性的隐忧。^②也许有人会根据这些现象强烈地抨击现代性,把这些称作现代性的恶果,但泰勒还是把这些称作隐忧,是因为他看见这些现象后面的复杂之处。泰勒认为这些隐忧来源于个人主义与世界的除魅。个人主义使得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接受哪些信仰。由此,个人主义摧毁了那些限制我们的旧有秩序(这就是世界的除魅),现代自由才得以产生。这的确是现代性的成就。不过,旧有的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伴随而来的,人们失去了更高的目标,比如古希腊时期的英雄气质,人们不再拥有那种伟大的激情,成了尼采所说的“末人”。旧有秩序被横扫一空,也为工具理性的扩展铺平了道路。工具理性在为我们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有可能控制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应该有其他标准决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来决定。按照工具理性建造的技术社会、按照个人主义构建的民主制度,最终会使得人们丧失自由。

对于泰勒所说的现代性的隐忧,可能会有一些熟悉现代性研究的学者认为并非什么高论。毕竟,现代性的这些忧虑早已出现在前人的著作中,泰勒似乎只是在重复托克维尔、马克思、尼采、韦伯等人的论断。的确,如果我

①②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们只是把目光投向泰勒对现代性隐忧的描述,那么泰勒的意义也仅仅是一位在 20 世纪举着先贤的旗帜呐喊的哲学教授而已。泰勒本人也早就清楚,这些具体的病症是已为世人所熟知的,其熟悉程度甚至使得人们认为这些已经到了无需进一步讨论的地步,但是,泰勒提醒我们注意,正是熟悉掩盖了混乱。他相信,其实我们并未真正理解我们所谈论的忧虑背后的复杂变化。事实上,目前的讨论往往弥漫着一种错误的态度:对于现代性,要么简单地赞成,要么全盘地反对。泰勒说,现代性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微妙复杂。对它,我们既不能单纯地拥抱或拒绝,也不能以简单的得失平衡来考虑。泰勒告诉我们,现代性既有许多让人赞赏的东西,又有许多低级的和令人惧怕的东西。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为了取得正面成果必须付出多少不良后果的代价,而是如何将现代性引入最远大的前途,避免它滑向低级形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泰勒以个人主义为例来展示我们面对现代性应该采取的态度。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它鼓励自我实现,产生了现代自由,但它也有不良后果。它导致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物的封闭和漠然。其结果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面对个人主义这种复杂状态,有些人采取毫无保留的赞成态度,认为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最高成就,其弊端不值一提;另一些人则认为个人主义绝对不可取,它只会带来浅薄的自恋,只会让人们借着自我实现的名目去自我放纵、自我享乐;还有一些人采取了貌似中立的态度,承认个人主义有利有弊,但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权衡利弊之后,只能接受个人主义。泰勒开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需要的既不是彻头彻尾的谴责,也不是不加批判的赞扬,更不是一种小心平衡的态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回救性的工作……”^①有鉴于此,泰勒提出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概念,试图使个人主义走出进退维谷的困境。所谓本真性,是指个人追求自己的道德理想。泰勒解释道,本真性是现代文化独有的。它产生于 18 世纪末,其基础是个人主义的那些早期形式,如笛卡儿首创的那种分离式的理性(disengaged rationality)上的个人主义,要求每个人自负其责地思考,或者像洛克那种政治个人主义,试图使人及其意志先于社会责任,但是,本真性也在某些方面于这些早期形式相冲突。本真性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产物,它批

^①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 页。

判那种分离式的理性以及那种不承认社群的原子主义。换言之,本真性既有个人主义中自我实现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又无个人主义中以自我为中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泰勒认为要理解本真性,人们必须相信三件事:第一,本真性是一个有效的理想;第二,本真性可以用理性加以论证;第三,这些论证可以发挥影响。为了说明第一点,泰勒引导我们简单回顾了18世纪以来本真性观念。本真性观念源自现代性之前的某些观点。早期的某些哲学和宗教观点,告诉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内心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代表了某种神圣,比如至善或上帝,这些声音告诉我们哪些行为是正确的。近代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这种声音,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成是对奥古斯丁思路的继续和强化,因为奥古斯丁认为,通向上帝之路就是经历我们对自身的反思意识。这些观点其实都代表了一种内在化(inwardness)的趋势。与此同时,文化的重点也由外而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主观转向。在卢梭那里,这种内心之声与自我决定的观念交织在一起,继续发展。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它被称为自主(autonomy)。到了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那里,它又被加上了一层新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独到的做人方式,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于是,本真性意味着做个真我(being true to myself),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展示某种只有我自己才能阐明和发现的东西。在阐明它的过程中,我也在定义我自己。^①毫无疑问,本真性意味着自我实现。

要论证本真性,关键是要论证本真性没有那种自我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狭隘与平庸,也就是要表明,自我实现不会无视自我与他人的联系。根据泰勒的分析,本真性决不会陷入自我中心主义,因为本真性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与他人进行对话。本真性要求自我实现,要求我们了解自我的独创性何在,要求我们了解何为自我的定义。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自我与他人的差异。这自然要求自我与他人的对话,以便找出这些差异。另外,这些差异还应该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恰好比别人多一根头发而觉得与众不同,除非这根头发在其他背景下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事物的重要性都是针对某一个可理解的背景而言。要使得自我实现、自我选择有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这样的背景,所以,自我实现的前提规定了在自我实现

^①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4页。

之外,还有着其他重要的问题。它需要我们理解关于意义问题的背景,否则我们无法进行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这样的背景,正是人们在相互对话、相互交往中形成的。换言之,如果我们陷入自我中心,排除自我之外的每件东西,我们根本无法实现本真性的理想。^①

我们同时还要注意本真性的两种滑落。第一种滑落是上面所讲的在现时代的大众文化中,本真性可能会滑向自我中心主义。第二种是本真性滑向虚无主义的文化运动,滑向对所有重要意义的否定。泰勒指出,第二种滑落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为了说明后现代主义的错误,泰勒把本真性分为两个方面,总共五点。一方面,本真性包含(1)创造、构造以及发现,(2)原创性,(3)反对社会规则;另一方面,本真性也要求(1)对重要的有意义的视野的开发,(2)对话中的自我定义。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那种“解构”学说,片面强调第一方面的(1),完全忽视第二方面的(1);只抓住第一方面(3)的极端形式,却罔顾第二方面的(2)。^②泰勒相信,一旦我们认识到以上这些对本真性的论证,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当人们意识到本真性时,他们至少知道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真的意义。虽然,在现代社会,这种本真性不是可以轻易获得的,所以人们必须学会分辨与担当:“人们必须看到现代性文化中的伟大之处,也要看到其浅薄的和危险的东西。像帕斯卡论人类时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可以用高贵,也可以用可悲来刻画。只有一种兼有两者的观点才能给予我们未加歪曲的洞察力,从而去透视我们需要奋起应付其最伟大挑战的时代。”^③

我们可以简单概括泰勒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大体上,泰勒与哈贝马斯一致,也倾向于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未竟的事业,认为现代性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赞成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不过,相比于哈贝马斯,泰勒吸收了更多后现代主义观点,他对现代性的理性观、真理观、道德观、文化观都有许多类似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泰勒并不认为我们应该背离现代性,放弃现代性的道德要求。与另一位现代性的批评者麦金泰尔一样,泰勒也认为现代性下的主流道德观念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善的重要性,没有将善置于道德的中心地位;但麦金泰尔就此放弃现代性,转向了亚里士多德,而泰勒却不怀疑我们可以在现代性

^{①②③} 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7、76、140页。